

最是乡音能醉人

肖胜林

走在家乡的小街上,迎面碰上在外求学或打工回来的人,我问:“什么时候回来的?”他们往往答:“夜来。”他们嘴里的“夜来”是昨天的意思。“夜来”是我的乡音,这淳朴的乡音啊,就如一泓清泉,滋润着人们的心田,也如一杯美酒,散发着浓郁的醇香。

家乡的人们一直把“麦子”叫作“妹子”。小麦返青了拔节了,他们从麦田归来,那边问一句:你家“妹子”长得怎样啊?这边立刻回一句:“好,好啊拟。”——好啊拟,是真好。“妹子”葱绿着,苗条地生长着,看着怎不生欢喜心呢?

日子过得快,三两场雨,小麦扬花了。嫩黄色的花蕊,娇娇弱弱地从壳缝探了出来,散发着一缕清香。人们荷锄回家,洗一把脸,心里是满满的快乐。感觉里,地里长着的小麦就如自家的妹子一样,头上插了花,惹人爱呢。

芒种,小麦成熟了,专门的一间屋清扫干净了,“妹子”就安放在这干干净净房子里。家里有粮,心里不慌。于是,在新麦的清香里,饮一杯醇酒,丰收的喜悦便在酒香里溢满脸颊。

小麦成熟的时候,棉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。我的祖母辈,是把棉花叫作“娘花”的。人在棉花地里劳作,宽大的棉花叶,就如娘的手,轻抚着人的脸。鸟在头顶叫,云在鸟上飘,没了浮躁之心,光阴在劳作在安静里缓缓流逝。

秋天来了,棉花收获了。弓房里棉花去了棉籽,棉绒雪白蓬松。棉绒妥帖地到了祖母辈手里,她们往往买了好看的花布,一针一线,把棉绒裹进花布里,缝成棉袄。她们会说:“毛线啊羽绒啊,哪赶上娘花暖和呢。”儿孙辈穿着暖暖的棉袄,整个冬天都不觉得寒冷。那是“娘花”做的棉袄,穿着就如在娘的怀抱里。

棉花吐絮的时候,高粱也红了,高粱被叫作秫秫。高粱红了,人们就说“秫秫晒红米”呢。金黄的阳光晒出大片的红米,晒出了丰收的喜庆。人们在村前那块明石上磨快了镰刀,去到高粱地里,一穗一穗收割沉甸甸的高粱。很快人隐没在高粱地里,而歌声却从高粱地里飘出来,是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呢。

春来了,秋去了,地下的池塘浅了又深了。



两全其美 汪丽娟 摄

池塘是被叫作湾的。池塘在村西,人们称它西民湾;若池塘一侧有一木桥,那池塘就被叫作木桥湾。湾里满肚籽的是鲫鱼,那好看的紫色鳞的小拇指长的鱼儿被唤作麦穗头,还有那通身黑鳞的小鱼儿懒懒地靠在湾边,它们的名字叫黑老婆儿。

“蓬头稚子学垂纶”,孩子们拿了绣花针做钩,丝线拴在高梁秆上,湾边柳下,安静地坐一会儿。那小的鲫鱼肥的麦穗头鱼,在身旁小小的红桶里急切地游着,这是孩子们的收获。后来鱼钩在水里,高粱秆儿在岸上,钓鱼的人爬到柳树上,柳枝做了帽,做了柳笛。

孩子们戴了柳帽,吹响了柳笛。那一声声吱吱,响亮了一湾水,响亮了一片田。那一声声吱吱,痴痴呆呆了漫散的飞虫,迷迷糊糊了一穹晶晶亮的星。

这是醉人的乡音呢!

故乡的小站

孙 蕾

故乡,是一个环山的小镇,有一个诗意的名字,月山。

这是一个安静的火车小站,坐落在小镇的边缘,简单而有味道,这里的季节缓缓更替,光影游移。1990年代的运输还是铁路为主力,每天都能隐约听到火车进站的鸣笛,这是那个年代小镇独有的声音,将小镇与整个时代发展关联。

小站是傍晚饭后散步的绝佳去处,因为地处山脚,空气里混合着的咸热和山野气息从肌肤上拂过,感觉到胳膊上每一根绒毛都在舞蹈,惬意而又美好。晚些时候,山谷吐出的汩汩凉风,让身体仿佛要抽离出尘埃,越来越轻盈,最后化作一片云彩。让人幻觉身在天际,

闲看云卷云舒,追逐候鸟迁徙,和西沉的太阳告别,与初现的星辰笑语。

伫立站台,土地在脚底颤抖,耳边传来巨轮从铁轨上碾过的轰隆,由远及近,猛烈冲击着人的心肺,一瞬间,呼吸急促,头发凌乱……列车呼啸而过,不做片刻停顿,列车没带走一个人,这是一个货运车站,也是一个没有离别的小站。

这个地图上找不到注点的小站,仿佛已被人们遗忘,相互纠缠的铁轨在田野和山口的夹缝里蜿蜒,红色的警戒灯是唯一告知小站存在的标志。

故乡的小站,是一个时代的回响,它在纷繁的世界里,宠辱不惊地面对生活的各种变迁。

花亭湖行记

张 玲

夕阳如幻化的孪生兄弟,一个浮在连绵的山峦之间,一个落在微波粼粼的湖面。那鲜艳的橙红从天际铺洒下来,被水波摇碾成万千碎金,苍茫山影与幽深湖水相融,闪着灿烂的光。

周遭静寂,水静,风静,垂钓者静如符号,点缀一隅;三五游人,在安静的时光里看夕阳、看湖水、看垂钓者执着地等待;偶有喃喃绮语与爽朗的笑声掠过发梢,静止的画面亦随之生动起来。

这光景一直持续到暮色收拢。

踱步窗前,窗外有微弱的霓虹闪耀,古琴的琴音轻柔缥缈,若有若无,倦意涌上心头。朦胧间,窗下纺织娘有节奏地鸣叫,日间车辆奔驰的声音,鸟儿的叽叽喳喳,如影交错。

次日醒来已是天光,推窗见湖面玉色一片,飞鸟无踪,小舟自横,岸边钓台空空,草木皆安然自若。

时间尚早,寻一条斜坡路,向湖边靠近。路边有枇杷树,树上缀满金黄色果子;梔子花开了,每一朵都装点了初夏的清晨;桃树、柳树、香樟、紫薇、忍冬花……花草树木饱吸了天地之气,郁郁繁茂着,看我走过,便精神矍铄地注视着我。

行至一渡口,湖面便在我眼前铺展开来。湖面深邃的绿上附着一层水白,水白延伸向远山的苍翠,一层层加深,一层层细腻,再向上就是天幕的蓝。我站在这湖的港湾,臆想着山那边的水色。

多年前,我曾到过花亭湖更深更广阔的水域。那时我还年轻,与一些年轻的朋友一起,乘一艘小汽艇奔驰在这千重山色、万顷波光里。水碧蓝,天蔚蓝,汽艇在水面上追风逐电,划出一道道宽阔的水痕,像是谁用硕大的剪刀将深蓝色的布剪开,好不酣畅淋漓;汽艇尾部溅出一米多高的白色水花,如飞絮,如鹅毛、珍珠溅玉,一股脑向身后抛去。驾驶员一个轻巧地摆首,就将汽艇在水面上转了个方向,旋即在水面上华丽地划出两个巨大的圆。汽艇像脱缰的野马,劈波斩浪,乘奔御风。水道错综复杂,湖水在汽艇的搅动下颜色变幻,诡异莫测,我不由恐慌起来,恐惧这湖的深邃,水的无边。无名的恐慌在惊叫中溢出,同时也溢出了轻松与快乐。湖水生出的快乐,是从这禅宗胜地潜滋暗长出来的,以至长长驻在我的脑海。

站在这风平浪静的港湾,才体会到世界的温馨与无垠,喟叹天地的宽广与自己的渺小。那日我们站在夕阳余晖里闲侃,闲聊文学创作,亚明兄说,不论写什么文章,都要从上向下看,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看到众生,心要能容万物。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眼界决定高度吧!

渡口的台阶下,有村妇弓腰屈膝浣洗衣物,身影如点墨浓缩在水域与台阶相交处,不细心观看,不得其踪。在茫茫广阔的水面及连绵的山水画卷中,它只是画面里极小的一点,宛如点睛之笔。她手中扬起的棒槌敲打石板的声音,清脆嘹亮,撞击着空阔的画面,那声音在山水及心灵间回响。忽然觉得,自然界中,占据空间的大小并非重要,人才是灵性的存在。诚如这片山水孕育的赵朴初先生,他心有信仰,有更大的天地,才成为波澜壮阔的山水画中最浓重的一笔。

天色渐开,阳光洒进浓密的草木,湖水与远山清朗起来。夏的序幕早已拉开,在这湖面上驰骋,我也该踏上归途。只是一回眸间,猛见寺前庄苑院门上有副对联写得对:一帘明月,百里清风。

